



周易圖 原著

朱熹編  
校

孔子、孔聖和朱熹

周易

原著

朱熹

编校

孔子、孔圣和朱熹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孔子、孔圣和朱熹/周予同原著;朱维铮编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08 - 10767 - 0

I. ①孔… II. ①周… ②朱… III. ①儒家—研究  
IV. ①B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6841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设计 储 平

技术编辑 伍贻晴

**孔子、孔圣和朱熹**

周予同 原著 朱维铮 编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22,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250

ISBN 978 - 7 - 208 - 10767 - 0 / · K1888

定价 32.00 元

本册辑入周予同先生所著孔子、朱熹的两部传记，以及研究战国至两汉的孔子圣化史的三篇论文。

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到战国已称作“显学”，分门别户至少已有八家。但孔子生前没有留下自传。结集于孔子身后的《论语》，所记孔子与门徒与时人的对话，时空背景多半如清末章太炎《订孔》所说，“晦昧”即昏乱不明，甚至没有记载孔子的父母家族和婚宦简历。他死后四百多年才流传于人间的《史记》，首次公布了司马迁据传世文献（献即口传历史）写作的孔子和他的门徒们的传记，却涵泳了太多的历史疑问，即如说孔子乃其老父少母“野合”而生，便如基督教《圣经》说耶稣乃其母未婚先孕的产儿，引发后人无穷的想像和争论。——多年前我据司马迁《孔子世家》和郑玄《礼记注》，考证孔子原是私生子（见《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4—6），在海内外孔子论者中间引起轩然大波，便是一例。

然而孔子的生平，终究越说越糊涂。关键就在司马迁以后，层出不穷的所谓解经的纬书，假名孔子预言未来的谶记，制造了无数个假孔子怪影，使孔子越来越成为以妖妄欺世的神巫，文雅点说便是超人。于是，要研究毕生拒绝讨论“怪力乱神”的真孔子，就必须首先剥去他死后被人们套上的重重可怖的假面。

剥掉假孔子的面具，或说自东汉王充著《论衡》开始。但王充“问孔”，直到汉魏之际蔡文姬被曹操由匈奴赎回，上书朝廷说亡父蔡邕赞赏《论衡》，才被世人注意。论直接影响，要数稍晚嵇康一通公开信，宣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从此周孔之道，不断受到玄学佛学的批判，乃至招架无力，到

南北朝已退居西来佛教和土产道教之后，只因隋唐行科举，将明经列为取士一科，而隋炀帝、唐太宗，又相继指示统一南北经说，于是由《五经正义》划一的所谓孔子儒学的原教旨，也使孔子假面有了同一画像。

正如欣然接受“天可汗”的称号那样，唐太宗的帝国体制，取向可称多元一统。帝国各族只要效忠皇帝，他就容忍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他认老子为皇室鼻祖，定道教为国教，固然牵强附会，却又标榜尊佛重儒，并准予初入华的回教、景教等立寺传播，表明他确有世界帝国君主的识见。

这样对外来文化和外来宗教相对宽容的帝国内部，传统经学必定面临竞争的压力。最大的挑战来自“西方”。由玄奘等高僧从印度取回并译出的佛典，教义学理的精博使《五经正义》相形见绌。由本土僧侣开创的禅宗特别是出自民间的南禅，思辨的智巧令大群士人靡然从风。而明经科的应试教育的形式僵化，让九经有半数接近断种。于是，传统经学要生存，唯有自我更新一途。

唐代经学更新，当以武周末以魏知古，徐坚等结合的史官群体为滥觞。他们支持四门博士王玄感对《尚书》、《春秋》、《礼记》的孔颖达“正义”的批判，支持左史刘知幾“疑古”、“惑经”，以后又赞成用魏徵新编的《类礼》，代替《礼记》，作为帝国礼记的实践准则。但随着中宗复辟，号称章句家而行若狗彘的无耻儒者祝钦明等，反而取媚韦后，把持文教权柄。于是《五经正义》，保住了经学权威。

不幸安史之乱后，从肃宗下及其子孙，愈来愈沉湎于西域传入的佛教密宗，指望大日如来降下奇迹以拯救风雨飘摇的李唐统治。那效应适得其反，首先促使匿居民间的士大夫，撇开朝廷仍在当作科举取士的教科书的《五经正义》，直追儒经文本的原教旨。显例见于啖助、赵匡、陆淳师徒的《春秋》经传重释。

时历半个世纪，儒经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因唐顺宗永贞革新(805)，陆淳被推为帝师，而浮出水面。革新仅八个月便失败了，但经学更新运动已难以遏止。论政胆怯的韩愈，论学却似有非凡的勇气。他初著《原道》，宣称尧舜至周孔相传的“道统”，在孟轲死后便断绝了，连唐室祖宗八代都骂了进去，够大胆的。但他晚年写公开信指斥今上“元和天子”，奉密教迎佛骨，用夷变夏，“伤风败俗”，更震惊中外，幸好唐太宗提倡听德，使其九世孙宪宗仍有顾忌，将韩愈贬到潮州去批判鳄鱼以示严惩。不过这一来，也成

就了韩愈的声名。致使后人讨论唐宋间的经学更新运动，常由韩愈算起，忘记在以前的百年准备过程。

只是假如没有北宋初年重现的文学复古运动，假如没有北宋庆历（1041—1048）的文教革新措施，韩愈、柳宗元在经学更新过程中的作用，是否会如武周末王玄感等那样，被学术史湮没？难说。

唐末五代由普及佛教经像而使儒家经传受惠的印刷术，在北宋已喧宾夺主，变成普及经史时文的主要手段。一个例证，便是欧阳修由字簏中检出的韩愈残本，经他校补刊行，竟成仁宗时代士大夫家喻户晓的古文正宗。

王安石得君行道，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实行变法，特重为变法寻求经典支持。他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他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半”，他说天变、祖制、人言“三不足畏”。从公元前一三五年汉武帝批准儒术为君人南面术的唯一形态，那以后学随术变的政治诠释的变化，便成为中世纪经学贯穿始终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世纪经学史的行程，异常复杂。休说自汉至清二千年经学史的形态和学随术变的过程，迄今仍然不甚了了，即如清末以来百年“读经”废兴的政学行程，质诸而今“国学”论客，有几人数得清？

因而，周予同先生的《孔子》、《朱熹》两部传记，《从孔子到孟荀》、《纬谶中的孔子与他的门徒》、《纬谶中的“皇”与“帝”》三篇史著，距今虽都超过六七十年，令人读来仍感新鲜。一个原因，即如“文革”前周先生《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等文所示，越演越烈的意识形态干预，搅得孔子到朱熹的经学研究，早成浑水，岂止河清无日，还因不断如黄河流域拦河筑坝，令下游无水常枯。

从经学史的角度，再现孔子、孔圣到朱熹的传记史，自上世纪初叶以来，宏篇巨制堪称汗牛充栋。但据我习史半世纪来遍读诸书，仍以为可向诸生介绍的入门史著，论形式约简而含英咀华，仍鲜有超过周先生这几种论著之上者。尽管我对中国经学的历史行程，包括由孔子到朱熹的学与术的变异过程，述史或异于师说，但我仍感激周先生的启迪。

但愿收入本册的周予同先生的关于孔子、孔圣和朱熹的历史论著，有助于未来经学史研究者知人论世。

2007年7月20夜

# 目 录

|                              |    |
|------------------------------|----|
| <b>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b>           | 1  |
| <b>孔子</b>                    | 6  |
| 一 引语                         | 6  |
| 二 传略                         | 7  |
| 一 孔子的家世                      | 7  |
| 二 孔子的生平                      | 8  |
| 三 孔子的日常生活                    | 13 |
| 四 孔门的述赞                      | 15 |
| 五 孔子的著作                      | 17 |
| 三 学说                         | 20 |
| 一 孔子的本体论                     | 20 |
| 二 孔子的道德哲学                    | 22 |
| 三 孔子的教育哲学                    | 27 |
| 四 孔子的政治哲学                    | 32 |
| 五 孔子的宗教哲学                    | 36 |
| 四 尾语                         | 37 |
| <b>“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b>          | 56 |
| 一 “五经”皆孔子所作说                 | 57 |
| 二 “六经”与孔子无关说                 | 58 |
| <b>从孔子到孟荀——战国时的儒家派别和儒经传授</b> | 65 |
| 孔子以后的儒家派别                    | 65 |
| 孔子以后的儒经传授                    | 68 |

|                    |            |
|--------------------|------------|
| <b>儒家内部孟荀两派的对立</b> | <b>72</b>  |
| <b>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b> | <b>83</b>  |
| 一 孔圣的诞生            | 83         |
| 二 孔圣的异表            | 84         |
| 三 孔圣的使命            | 84         |
| 四 上天的启示之一——获麟      | 85         |
| 五 上天的启示之二——血书      | 86         |
| 六 孔圣的宪法草案之一——《春秋》  | 87         |
| 七 孔圣的宪法草案之二——《孝经》  | 88         |
| 八 孔圣的告天            | 89         |
| 九 孔圣的其他法典          | 89         |
| 十 孔圣的史观            | 90         |
| 十一 孔圣言行散记          | 91         |
| 十二 孔圣的门徒           | 93         |
| <b>纬谶中的“皇”与“帝”</b> | <b>110</b> |
| 引言                 | 110        |
| 一 “皇”与“帝”          | 111        |
| 二 “三皇”与“五帝”        | 112        |
| 三 “五天帝”与“五人帝”      | 113        |
| 四 三皇说之一——天地人三皇     | 113        |
| 五 “三皇”与“十纪”        | 114        |
| 六 三皇说之二——伏羲神农女娲    | 114        |
| 七 三皇说之三——伏羲神农与燧人   | 116        |

|                     |     |
|---------------------|-----|
| 八 黄帝——五人帝之一         | 117 |
| 九 少昊——五人帝之二         | 120 |
| 十 颛顼——五人帝之三         | 121 |
| 十一 帝喾——五人帝之四        | 121 |
| 十二 唐尧——五人帝之五        | 122 |
| 十三 虞舜——五人帝之六        | 125 |
| 十四 苍颉——五帝以外的一帝      | 127 |
| 十五 三皇五帝之际的诸皇        | 128 |
|                     |     |
| <b>朱熹</b>           | 165 |
| <b>第一章 引言</b>       | 165 |
| <b>第二章 朱熹传略</b>     | 170 |
| <b>第三章 朱熹之哲学</b>    | 173 |
| 一 本体论               | 174 |
| 二 价值论               | 176 |
| 三 认识论               | 186 |
| <b>第四章 朱熹之经学</b>    | 190 |
| 一 易经学               | 191 |
| 二 书经学               | 193 |
| 三 诗经学               | 195 |
| 四 礼经学               | 198 |
| 五 春秋学               | 200 |
| 六 孝经学               | 201 |
| 七 四书学               | 203 |
| <b>第五章 朱熹之史学与文学</b> | 204 |

|                    |     |
|--------------------|-----|
| <b>第六章 朱熹与当代学派</b> | 207 |
| <b>第七章 朱熹之著作</b>   | 211 |
| 一 经部               | 211 |
| 二 史部               | 215 |
| 三 子部               | 216 |
| 四 集部               | 220 |
| <b>第八章 朱学之传授</b>   | 222 |
| <b>附录 朱熹简明年谱</b>   | 223 |

# 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

《学术月刊》编辑部要组织一次关于孔子问题的笔谈会，邀我参加，自己因为健康、时间和水平等等关系，始终有点踌躇；现在催稿时间紧迫，只好作为随笔式的谈谈。

第一，我觉得讨论孔子问题，首先要注意史料问题；这就是说，首先要区别哪些史料可信、可用，哪些史料不可信、不可用。换句话说，首先不要先存对孔子肯定或否定或半肯定半否定的主观，然后在这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去找论证来替自己的臆说张目。论史固不可以陷于“客观主义”，但决不可以不“客观”。不然的话，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结果，不是百家争鸣，而只是迷惑当世，贻误后学。

举例说：时贤有用《易传》的“杂卦”、“序卦”来论孔子的，我期期以为不可。“序卦”、“杂卦”至多只能说是战国末到汉初解《易》的经生的话，同孔子有什么关系！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更其是孔子和《易经》的关系，在今天还只是科学的研究的专题，还不能立刻下结论。研究孔子，在今天比较可靠的史料，只有《论语》，——可以说，除《论语》外，其他都有问题，要仔细审查。——但《论语》本身也还有学派和传本的问题要仔细解决。《论语·述而篇》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好像孔子学《易》是没有问题的，但今传本的《论语》是“今”“古”文混合本，不是原始的《鲁论》本。《鲁论》本并没有说孔子学《易》，而只是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只是强调学习的必要。如果说“古为今用”，《鲁论》的这句话倒是今天强调学习改造的“辞源”。或者有人要问，照你说，《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一

段话也不可信吗？是的，也有问题。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也可以说世界史学之父，是没有问题的；但司马迁究竟是汉武时代的人，他也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局限性”。司马迁的经学大概源于“董生”，就是专治《春秋公羊传》今文经学派的董仲舒，这只要看《太史公自序》篇强调《春秋》便是明证。但董仲舒只是混合“儒家”和阴阳方士的“儒教”的开创人物，已不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分为八”的“儒家”，更不等于春秋末期的孔子。中国文献学每每是“牵一发而全身动”，这问题不是笔谈式可了，总之，用《易传》的思想，更其是“序卦”、“杂卦”的思想来捧孔子或骂孔子，都无是处。北宋欧阳修已经能够写出《易童子问》，难道现在我们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者反不如北宋时代向欧阳修请教的“童子”吗？

第二，讨论孔子，要同“儒”、“儒家”和“儒教”区分清楚。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是同汉以后“五四”以前封建和半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儒教”有关，那是没有问题的；但孔子究竟只是孔子，他不是其他儒家，如孟子、荀子等；更不是汉以后的“儒教徒”，如董仲舒、刘歆、郑玄、王肃、孔颖达、程颐、朱熹、王守仁、顾炎武、戴震、康有为等等。这一大批人和孔子有同有异；他们对孔子有继承关系，也有批判关系，不能将他们的“历史功罪”硬拉到孔子头上。我们要求同、求异，但不能“混”。我们要有的放矢，要射中靶子，不能发乱箭。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后世的腐儒、愚儒、黠儒，更其是一些滑头政客的罪孽，都算在孔子账上。这道理，说起来，大家都清楚的，也大概都同意的；但做起来，就是说，提到科学的研究的日程上，却也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再举例谈谈吧。

孔子传是目前一部急于需要的专著，然而没有；环顾国内，能独力完成这专著的，似乎人材也并不多。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写出好几本《耶稣传》，作为反封建的有力武器，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写出孔子传来清算这长期的封建社会吗？或者有人说，《史记·孔子世家》，胡仔的《孔子编年》，孙星衍、严可均的《孔子集语》，崔述的《洙泗考信录》等，这些著作不是很可以用或参考吗？是的，这些资料也可用也不可用；这就是说，会用的可以用，不会用的不可以；而会和不会却又没有明显的标准，这就有点难了！

其次，一部儒教或者儒学发展史也是急于需要的。孔子影响于后儒，但决不同于后儒，这线索搞不清楚，孔子问题是不能澈底解决的；不仅孔

子问题，连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的问题也无法澈底解决的。这方面，近来国内学者们从事的比较多，也有一些成绩，但显然地还是不够。再举例说明吧。譬如孔子以前已经有“儒”这个名词，什么叫做“儒”？“儒”的原始意义是什么？孔子一派为什么称为“儒家”？这问题也还没有在科学的研究范围内解决。章太炎写过《原儒》一篇文章，接触到一些原始资料，但没有解决问题。“五四”以后，胡適也写了一篇《原儒》，将孔子模拟耶稣，那简直是胡说。后来又有些时贤写过近似的文章，但又搅到别一方面去了，没有对准“儒”字下功夫。这样一篇《原儒》的文章，仍要我们早日去试写。不是吗？初中的历史就说到道、儒、墨三派，如果碰到“打掉砂锅问到底”的初中学生提出“什么叫做儒？”“为什么叫做儒？”恐怕大学教授也要瞠口结舌了。又譬如说：从孔子到孟、荀，就是说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末期，儒家自有一段发展过程，也就是《韩非子·显学》篇里所说的“儒分为八”的八派，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郭沫若先生在解放前已写出《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但继起无人。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努力的专题。文献固然不多，但大小《戴记》两部书保存许多资料，是值得下功夫的。清代经学家对儒家经典都可以说已有注疏定本，但《小戴礼》（《礼记》）始终没有，朱彬的《训纂》、孙希旦的《集解》，都不够标准。至于《大戴记》，清儒打算列为第十四经的，更只是停留在校勘阶段。看到孙殿起《贩书偶记》，说刘宝楠有《礼记注疏》原稿，不知现在落在何处，这是关心文物的单位应该留意的。话不要拉得过远，总之，就是从孔子到孟子中间一段过程也还要搜索、摸索吧！现在谈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每每由孔子一跳跳到孟子，仍然是唐韩退之《原道》的笔法，是不无值得考虑的。只举两个例，已有不少问题，如果从孔子到康有为、章太炎，问题之多是可观的！如果采取“唯成分论”，一律骂他们是大小地主，古圣前修固不能从“九泉”起而争辩，但仍然无补于问题的解决吧！

第三，孔子思想，或者扩大些说，儒家和儒教的思想，以及由这些思想所形成的文化，对于亚洲以及其他地区，如欧洲，所发生的影响，在今天，应该加以注意，汇集资料，写出论文或专著，决不能再加忽略了。孔子是国际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不限于中国，也不限于亚洲，而且远及西欧。他们是否真正了解孔子，甚至于歪曲孔子，那是另一问题，但由孔子而引起思想或文化上的变异，那是无可否认的。日本汉学家写了许多儒

教在日本发展的专史、专论，难道不值得翻译吗？难道不值得从我们今天的立场写出“孔子或儒教思想在日本”一类的书吗？最近看到朱谦之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这类的文章，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不知道朱先生有没有助手帮助他，我也不知道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单位有没有小组注意这问题，我更不知道对外文化协会等类的机构有否将这问题作为内部工作之一，但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工作，也是重要的工作。国外的文学创作、民间歌谣，都有专家在翻译、在介绍，为什么关于哲学、思想、文化交流方面不值得培养几位专家去做呢！我很希望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孔子思想在世界》或《世界文化史中的孔子》一类宏伟的著作！

最后，再说点研究孔子的“基本功”吧！孔子或者儒教人物都已过去了，他们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用文字写下来的记录，而我们了解或批判他们也只好通过文字，所以文字的透彻会通是研究的第一关。但是文字本身有它的局限性：言不尽意，书不尽言，这是一。文字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意识在变，文字在变，各时代有各时代的词汇和语法，用我们现行的词汇语法去推测古人，每每口径不对，这是二。历来的哲学家、思想家每每自己有一套词汇或术语，有的独创，有的用“旧瓶装新酒”，有的简直是“借尸还魂”，所以要了解哲学概念，不仅仅是认得这个字的问题。我们看《墨子》、《荀子》多有自己的词汇，宋明理学家的话纠缠不清也多是词汇问题。如果看到“物”便是唯物主义，看到“心”便是唯心主义，要闹大笑话的，这是三。清代戴震、焦循等由文字训诂到经典研究再到哲理探索的主张和方法，我觉得在今天仍是有效的“基本功”。朱熹是宋儒中杰出学者，对《四书》花了一生的精力，结果“瑚琏”两个字仍然搞错，“文字关”的通过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再举例说吧。时贤论到孔子，每举“克己复礼为仁”一句，这确已抓到核心问题；但“克”、“己”、“复”、“礼”、“仁”五个字便大有文章，大可百家争鸣一番。更其是“礼”字，难道“礼”只是封建性的词吗？难道“礼”不是“教育学”的词吗？难道“礼”一点点“艺术”的意味都没有吗？它又为什么和“乐”并举？“礼”本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到了孔子，他怎样使用这个词？“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孔子对“礼”究竟给以什么“新”的涵义？《论语·颜渊篇》所说“克己复礼为仁”，和《左传》昭公十二年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是否完全相同，是否没有涵义的发展，也是问题。至于时贤说孔

子志在恢复周礼，因而他是落后，他是反动，他是拉住历史车轮后退，真的如此吗？他说过“周”字吗？“增字解经”的办法难道现在已经得到学术界同意吗？一连串的文字上的问题，并不简单！因此，我深切希望《中国哲学辞典》或《论语辞典》等早日出世！也希望语文研究工作者通力合作，不要袖手旁观！

原载《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七期

# 孔 子\*

## 一 引 语

孔子是大家都知道的圣人；然而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这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依次的出现。这话怎么讲呢？譬如说：汉武帝继承汉高祖武力统一中国以后，采用董仲舒的建议，排斥春秋、战国时代其他各派的思想，而单独推崇孔子，并且以《五经》为研究孔子的唯一法门。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这还不过是说孔子因政治的变迁而变迁；倘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近人梁启超说：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的变为马融、郑玄，渐渐的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的变为程颐、朱熹，渐渐的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的变为顾炎武、戴震。<sup>[一]</sup>这就是因为“道统”“学统”等等无聊观念的关系，使历代学者误认个人的主观的孔子为客观的孔子。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

在这本小册子里，因为篇幅的限制，无法谈到假的孔子，无法谈到假的孔子所以出现的原因。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只能尽自己的忠心与学力，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自然，以二千五百年后的我们，描画二千五

---

\* 这部孔子传记撰于一九三四年，列为《开明中学生丛书》第一辑第一种。——编者注

百年前的人物，无论如何的忠心，如何的博学，总不免有失真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阅读这本小册子的诸位，不要就以这里所记述的为满足，而应当抱有求真的热诚，超越过这本小册子而向前迈进！

我因为想尽心尽力描画真的孔子的轮廓，所以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严格。我的材料大部分取自孔子的门弟子所记录的《论语》一书。《论语》以外的书，非万不得已，不胡乱采用。这并不是以为《论语》一书以外没有可供描画孔子的材料，乃是因为这些材料的可信性太薄弱了。所以就是普通认为继承孔子的道统的《孟子》书里的材料，也严格的加以选择。但是诸位应该知道；研究孔子应该有两方面，一方面固然要研究真的孔子，一方面也要研究假的孔子，因为假的孔子正所以衬托出真的孔子的真实性。如果研究假的孔子的话，那么，不仅《孟子》一书里的材料应当汇采，就是在汉代产生的鬼话连篇的纬书里的材料也不应当舍弃了〔二〕。

研究真的孔子，以《论语》一书为唯一材料，固然比较的可靠，但诸位还应该知道，它的忠实性仍旧不是绝对的。这原因，因为：一，《论语》的版本，从古代到现在，经过好几次的改变，其中难保没有后人窜改的地方。二，《论语》二十篇，前十篇与后十篇文体并不一致，更其是末尾《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五篇，可疑处更多。〔三〕所以研究真的孔子，第一步须先研究真的《论语》。但这是专门考证学范围以内的事，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无法达到这目的。不过诸位如果阅读了这本小册子，而想进一步研究孔子，那么，应该知道《论语》的研究实在是孔子的研究的先决问题。

## 二 传 略

### 一 孔子的家世

孔子是殷商帝室的后裔〔四〕。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商的宗室微子于宋。由微子四传到闵公。〔五〕闵公的长子弗父何依法当立为宋君，但他将国位让给弟厉公。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曾经任宋国戴公、武公、宣公三世的上卿，以谦恭著名〔六〕。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继任为宋国的大司马。宋穆公病，将子殇公嘱托给他。宋臣华督作乱，弑殇公，并杀孔父嘉〔七〕。嘉的后人避难到鲁国的鄆邑（在今山东曲阜县境），以孔为氏〔八〕。这是孔子所以是鲁国人而且姓孔的原因。